

文學札
記說部

庸閒齋筆記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新式
標點

庸閒齋筆記

余家系出渤海高氏，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，籍臨安。始祖東園公諱諒者，明初居仁和之黃山，遊學至海寧，困甚，偶憩趙家橋上，忽墜於水。陳公明遇，設豆腐肆於橋側，晝寢，夢青龍蟠橋下，驚起，見一男子方入水，急援之，詢知世族，乃留之家。公老無子，止一女，因以女女之，而以爲子焉。東園公一傳爲月軒公諱榮，承外祖姓，爲陳氏，而世其腐業。業腐者，起必以戌夜。一日者，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，潛出窺之，則一儒衣冠者，一道士也。道士指公室旁一地，曰：「此穴最吉，葬之子孫位極人臣。」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。儒冠者曰：「以何爲驗？」曰：「以雞卵二枚，坎其中，明日此時，雞子出矣。」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。次日，公起磨腐，忽憶前事，往探其處，則闕然。二雞雖也，正駭異間，又見雙燈遙遙至，雞已出壳，不能埋，急於室中取卵易之，而屏息以伺。二人者至，搯之，則仍卵也。儒冠者咎其言不讎，道士遲疑良久，曰：「或氣運尙未至耶？」遂去不復返。居久之，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。二世之後，遂有登科者。至今已三百年，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，位宰相者三人，官尙書侍郎、巡撫、布政使者十一人，科第已十三世矣。初葬時，植檀樹一株於墓上，堪輿家稱爲「海寧陳氏檀樹墳」。聖祖仁皇帝南巡時，聞其異，曾駐蹕觀焉。

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，月軒公會孫也。爲諸生，以春秋名其家。性落拓，喜周人之急，所貸予，常折券不責償。市有持賈銀，行哭甚哀，公問知爲里僧所欺，卽自探懷中銀，如數予之。有丁氏鬻產，旣收價徙矣，復據之，公憐其貧，爲更授價，及割他產予之。如此者三歲。旱出穀三百斛賑饑者，帥一鄉之人禱雨，雨亦獨徧一鄉。鄉人語曰：「天道不偶，視陳叟，其爲德類如此。」公歿後，邑人請祠之。一鄉賢「入祀之明日，而芝生於祠之左楹。明日，又生三日，又生其數七至九，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，其色紫，其狀若牡丹，其香綢繆若都梁，雞舌然。邑人觀之，無不歎爲奇瑞。」乃署其

樓曰「紫芝」。吳人王穉登爲之記。公二子，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，次卽余九世祖與相，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。孫祖苞，官薊遼巡撫，曾孫之遴，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，是紫芝之祥也。

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，以喪偶故，薄遊蘇臺，遇驟雨，入徐氏園中避之。凭欄觀魚，久而假寐。園主徐翁夜夢一龍臥欄上，見之驚，與夢合，詢知爲中丞之子，且孝廉也，遂以女字之，所謂湘蘋夫人是也。夫人工詩詞，精繪事，嘗以從宦，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，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，以祈姑壽，世爭寶貴。聖祖曾取入內廷，寵以御題，尤爲閨閣中榮事。東園公暨公，皆以外舅夢龍得偶，一則貴於子孫，一則貴於其身，龍亦靈怪矣哉！

六世從祖文簡公，生而歧嶷，三四歲時，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，必驚起合掌趺坐。夫人知其有自來也，撫之曰：「兒既生我家，當從事聖賢之學，此佛氏之教，不足循也。」公聳聽已，卽臥從此聞經唄聲，不復作矣。比長，博極羣書，以貢入成均，旋中京兆試，文名藉甚，上達宸聰。己未科會試，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，公以嫌不與試。是日聖祖臨朝，閱禮部奏迴避事，指公名以詢廷臣，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。上曰：「翁婿何迴避之？有可趣令入試。」時日已屆亭午，闈中將放飯矣，忽傳鼓啓門，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。然公仍以嫌被屏。乙丑科會試中式，總裁以十卷進呈，公卷列第十，上拔置第二。殿試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，賜進士及第，非常曠典，爲從古所未有也。文簡公旣入翰林，聖眷優渥，屢從屬車豹尾，卷阿矢音之作，一時稱盛。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，指公爲交結，有叔姪之稱，得旨一并休致。公奏辯謂：「臣宗本出自高，譜牒炳然，若果臣交結士奇，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？」事遂得白。再擢掌院學士，吏部侍郎，巡撫廣西，人皆賀之。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，曰：「一門羣從，咸列清華，我夫子乃出爲粗官，令我慚顏於姊姒矣！」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。時弟兄叔姪中，清恪公爲春卿，文和公爲冬卿，丙齋公爲司寇，匏廬公亦貳宗伯，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揆，方掌鈞軸，海寧顧侍郎，合肥李宮詹，長洲繆宮贊，同在朝列，故夫人云然。然不數年，亦入總西臺。世宗卽位，授公宰輔之任矣。

清恪公諱說，精堪輿之術。撫貴州日，猺獞屢竊發爲患。公周鑒其城郭，曰：「陰陽向背，均失其宜，禍害所由來也。」遂奏請樂而更之。既成，曰：「從此百年可無兵燹。」至道光末年，賊始蠢動，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。公嘗於海寧相得一地，以重值購之，而不用。暮年官禮卿，在京邸，次子卒於籍，家人求葬地，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，公聞之，怒，遽請告歸。歸而諸宗戚迎之，公不還家，先詣宗祠，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，取一函示宗戚，啓之，則內書一行曰：「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。」卽所葬次子之地也。公愀然曰：「余半生涉歷，乃得此地，地之吉與檀樹墳等，不敢自私，而留以葬吾祖，思與伯叔弟兄共之。今乃以葬吾子，負初意矣。然年月日時皆未至，恐不能善。」則又詣葬處視之，頓足曰：「葬師無識，偏左丈許，壞此佳城，可爲惋惜。」因指其旁一大樹，令掘之，掘下三尺，得石匣，中有書曰：「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。」公因歎家門祚薄，不能得此吉壤。衆曰：「何不再移葬之？」曰：「地氣已洩，不可用矣。」衆曰：「然則此地遂無用乎？」曰：「後六七十年，子孫當有武官，至一品者。」至嘉慶初元，公會孫體齋公用，數官安徽巡撫，兼提督授一品，封爲振威將軍。

公之足下有赤痣，每自詡爲貴徵。黃夫人者，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，嘗爲公濯足，手捧足而視其痣。公笑曰：「婢子何知？我所以官極品者，此痣之相也。」夫人亦笑曰：「公欺我，公足祇一痣，已貴爲公卿，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，而爲婢女？」公聞之驚，使跳而視之，信，遂納爲簪室。生二子，長文勤，公世倌，官宰相；次闇齋，公世侃，官翰林。查夫人亦生三子，皆登科第，膺仕。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。

文勤公年少登科，數歷中外，垂六十年，年八十始得請予告，歷掌文衡，門生故吏徧天下。相高宗者十七年，福壽近世罕比。生平崇節儉，講理學，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，必反覆具陳，或繼以泣。上輒霽顏聽之，必笑曰：「汝又來爲百姓哭矣！」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。然秉賦甚薄，每日飯不過一甌，或啜蓮實少許，卽可度一日。而年躋大耋，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。都中嘗有一瞽者，善揣骨相，公與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。瞽者揣文靖未

半，卽跪而呼曰：「中堂。」洎揣公，則曰：「此乞丐也。」文靖呵之曰：「此陳中堂！」警者揣之良久，又抱其身搖之，愕曰：「真乞丐也，烏得欺我？」公笑曰：「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？」乾隆第六次南巡，公已歿矣。時諭祭歷代名臣，自周公以下，止三十餘處，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，尤異數也。

歷朝官制不同，然一朝之中，亦復前後互異。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，均授職翰林院修撰，故有殿撰之稱；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，則曾官翰林院修撰，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，以三甲進士，由庶吉士授檢討，遷此職。故吾家雖無狀元，而有修撰。

報施輪迴之說，豈盡無憑哉？先大父毅堂公，嘗爲子孫言，高祖南公諱鏞，官雲南首府，時總督某公，貪暴無藝，稍忤意旨，卽加以白簡。諸官奉令惟謹。一日者，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，公承命，向肆中買金，每金兩十六換，費金開價投入。總督大怒不受，自是指瘢索垢，呵責萬端，公擬卽挂冠矣。會總督爲言官，列款糾劾，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。公上謁相國，以首府必總督私人，拒勿見，而使緹騎圍督署，搜索得通賄簿，某若干某若干，鐫銖無漏。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：「某日送赤金二百兩，索價十六換發還」等字，遂大重公。總督拘於請室，昔時趨附輩，無一人過問者。公乃爲之納橐餠，供衣履，比奉命鎖拏進京，又餽白金千資其行。總督大感愧，搶首於地曰：「某無眼不識君，此行若得生，必矢報償，罪不赦，來世爲子孫以報君。」比入都，則賜自盡。越十餘年，公以養親歸里，久忘前事矣。一日者，坐書室假寐，忽傳言某總督來，方起迎之，總督已至前，珊瑚冠蟒玉如故狀，向公跪曰：「來報恩！」欲掖之，已直走入內室。驚而醒，正疑訝間，則報生第四孫矣。卽先大父也。彌月後，乳嫗抱之出見公，卽莞然笑。公撫其首曰：「兒，他日不患不作官，但不可再貪耳。」卽噉然哭。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，膽極大，獨一見貨財，則此心惕惕然懼，其懲於前世之夙根耶？南公晚居石門，見近隣二童子，奇其貌，招之來家，俾與先大父共讀，卽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，故名大父曰萬森。

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，世以爲榮。後來久無此曠典矣。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，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，蒙賜御書、貂皮朝珠等件。次日詣宮門謝恩，適上御樓望見，指先大父問曰：「此人何以獨不掛珠？」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。上曰：「朕所賜也，趣命之服！」次日復掛珠赴宮門謝恩。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，金頂朝珠，誇爲異數，比歷官牧守，反無此榮耀矣。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，以諸生獻頌，賜大緞二端。越十二年，乃入翰林。

先大父嘗言，少時讀論語，每不服孔子「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」二語。謂人老則一切皆淡，何須戒得？比官滁州時，年逾六十矣，有獄事，以萬金餽者，已峻拒之。去向者每睡，就枕卽酣臥，是夜忽輾轉不寐，初亦不解，己乃自批其頰，罵曰：「陳某何不長進若此！」遂熟睡如初。旦語人曰：「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！」

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，道光元年，攝泗州事。州地處下游，每年夏秋之間，城外半成澤國，例請賑卹。然當賑卹之地，民皆轉徙，無可稽核，悉以虛冊報銷。故皖省有「南漕北賑」之謠。公獨不肯辦，觸怒上官，幾致參劾。遂解州事，人皆以爲愚。公但笑應之而已。嘗謂余兄弟曰：「我雖不得此錢，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，不亦厚歟？」此事通州白小山尙書載入公墓志中。前年，余代理新陽縣事，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，余曰：「祖不喫賑，孫願喫荒可乎？」一笑謝之。

「不爲良相，卽爲良醫。」醫、仁術也。儒門事親一書，且以能醫爲人子事矣。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。曾祖恬齋公，侍母查太恭人疾，日繙閱藥書，至抱書臥。中夜有省，遂工醫。官四川及長蘆時，兩次奉命馳驛入京，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額駙疾，蓋以二公上奏云：「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」之故。都中有陳神仙之名，洎補天津縣知縣，上謂方制府以官爲酬醫之具，加責讓焉。曾叔祖宛青公諱漢，精繪事，亦善醫。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召之，令視疾，公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。相國曰：「此奸臣，爾去必以藥殺之，否則後不必見我。」公遂謝不往。和卿之時，已保送御史。

矣，乃出爲鞏昌知府，繼又以失紅本事，貶官知州。

君相能造命，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。文簡公際遇聖祖，可謂千載一時。至嘉慶年間，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。公本浙西耆宿，文章名海內。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：「東南世家子弟，在朝列有文學者，朕欲拔一人用之。」文恭卽以公名對，且備舉其行誼。會大考翰詹，仁宗閱其卷，論文恭曰：「陳傳經寫作俱佳，已置一等第一矣。」文恭告公，私爲慶幸。比榜出，公名在三等，大惑不解。越數日，仁宗又論文恭曰：「曩本置陳傳經第一，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。」惋惜久之。文恭又告公，以爲此後必且大用，而公遽病卒。公生平最不佞佛，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。卒後無子，有門生入室爲庀置喪事，恍惚見公僧服危坐，亦奇矣哉。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，而遇不遇，則各不相同。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。

太常公隅園在海寧城內，本朝聖祖高宗六飛南幸，駐蹕於是園，賜名曰安瀾。於是海寧陳氏安瀾園名天下。今遭粵匪之亂，已成荒煙蔓草矣。嘉慶年，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，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。仁宗宣宗垂詢家世，均問及是園。宣宗最重科目，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，心頗自危。泊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，然曰：「汝固海寧陳家也。」遂擢都轉，旋即秉臬開藩。道光時，以佐貳蒙簡用者，止公一人。固緣公之才，亦由祖宗世德庇廕也。

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：「子孫才分有限，無如之何；然不可不使讀書。貧則訓蒙以給衣食，但書種不絕可矣。若龍布衣草履，足迹不至城市，大是佳事。」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，皆爲農。張浮邱過之，題詩曰：「兒童不識字，耕鑿魏公莊。」夫仕宦豈能常哉？不仕則農業可安也，不可以近於衣食爲市井衡門之事。先大夫嘗言，服官福建二十餘年，家居又二十餘年，歷數州縣，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，功名逾前人者，百中僅一二人；能循謹自守，不墜家聲者，十中僅一二人。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？飲食衣服貨財，先有以汨其志氣，卽不驕淫縱欲，此身

已養成無用之身，一旦失勢歸田，無一技之能，無一事可做，坐致貧困，一也。況居於衙署之中，有淫朋以誘之，有狡僕以媚之，圈套萬端，不中不止，自非有定識定力者，鮮不爲其所惑，二也。而爲州縣之父兄，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，事上接下之道，無暇約束子弟，子弟即不肖，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，故有身雖在宦途，而家計已敗壞，不可收拾者。歷舉數人數事，爲之太息痛恨而已。余兄弟幼時，即聞此論，幸稍長，即歸家讀書，未沾染此等習氣，亦未遇此等牢籠。先皆以訓蒙爲事，嗣名譽略起，亦不過就記室之席，刻苦甚於寒士，故能稍稍自奮。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，五六年來，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爲戒，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。余家自高祖夢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，出爲縣令，曾祖祖父及余身，皆官州縣，已五世矣。綿延不絕，是由先人謹慎刻厲，有以維之，思之可幸，尤可懼也。

梁吉，梁上書救父，古今豔稱之。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：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，永父定菴公，以兄少保公謫塞外，與於徙，公上書訟冤，格於吏議，遂瀝血草疏，願代父行。有「緹縈」以一女子尙能救父，臣荷聖朝孝治，敢惜微軀」之語。雖不得請，然世祖憐其孝，次年即得釋歸。國人稱爲至誠所感。聖祖御極，公以孝行蒙宸眷，累擢官至工部尙書。一爲質庵叔祖，容禮以父英德，令沁齋公謫戍伊犁，遂棄妻子隨侍以往，跬步不離者十餘載。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，願以身代，俾父得生入玉門。公憐其誠，據情入奏，雖亦未奉俞旨，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。父歿，徒跣萬里，扶柩歸葬，廬墓三年，後官江蘇通守。松文清公入掌鈞軸，書聯贈之曰：「攬勝囊中九萬里，承權塞外十三年。」蓋紀實也。

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，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。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，館增城公家者頗久，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，所書法華經、小楷帖尤精絕。文敏貴後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，已而贖還。既復以質，則不再贖矣。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。乾隆乙酉，六飛駐蹕安瀾園，曾以進呈，奉純廟御批，有「永爲陳氏傳家之寶」等字，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。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。文敏當日見質時，抽去十二行一

頁，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？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，少此一頁也。庚辛之亂，碑石爲賊取以築城，賊平後搜討，僅有存者。今合諸帖爲一幀，更名煙海餘珍云。

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，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。太守少時夢登一樓，滿貯除塵，有神人謂之曰：「供子一生揮灑。」自是書法日進。以歲貢生受聖祖特達知，入直內廷。雍正十一年，世宗敕以公書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。高宗愛其書，與張氏天瓶、汪氏時晴鼎峙焉。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。乾嘉以來，四海爭購公書，日本國王尤嗜之。海舶載往，輒得重值，致故鄉幾無遺墨。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，一時無對。辛未冬，張子青制府來上海，閱機器，余以制府爲今代書家，懸之行館，用供賞鑑。有候補道某公見之，謂是惡札，何可溷制府？遽令撤去，人皆以公負書名，百年忽遭此厄爲笑。壬申冬，余謁制府，談及公書，制府亦有珍藏者。余述某觀察語，制府亦大笑。公政事卓絕，山西、貴州、江西，皆祀名宦。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。公平時每夢至一處，園亭山石，極幽雅之致，牆外有寺有塔，心甚樂之。如是者有年。比守南安，衙齋正如夢境，遂卒於官。匏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，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。聖祖臨朝，舉手謂文簡公曰：「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。」公免冠謝，舉朝榮之。入直南書房，書法特荷溫旨褒嘉。純廟御極，命繕寫御製詩。內府書籍，祕殿珍藏，悉俾筦鑰，洊歷春卿數年之間，扈從凡二十七次。寵遇之隆，一時無兩。居家撰著，不下百數十種。奉敕所成者，有歷朝題畫詩、全唐文、宋史補遺、諡法考諸書。行草出入二王，而得香光神髓，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，無不研究。遇真蹟必撥冗仿寫，無間寒暑。書名傾動寰宇，曾文正公、金澹玉、咸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。南中賈手，不下數百輩。公聞之，略不計也。然公之文學，亦爲書法所掩。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，張子青制府嘆爲精絕，爲之題跋，擬以入石，尙未果也。

乾嘉之際，天下書家，推北孔、南梁。梁卽山舟學士，壽最高，故書最多。自經兵燹，亦漸零落矣。學士暮年，書尤嫵媚，此爲壽徵。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，而其書必傳者，一爲陳文簡公，一爲陳句山太僕。語載梁紹壬 孝廉秋雨齋筆記。

中。太僕以文章著，公以經綸顯，皆掩其書名。

浙江之大患，莫若海塘。歷朝修築，糜帑金至千百萬，至今日而尤亟矣。六世從祖宋齋公，生於海寧，居於海鹽，於海塘情形，最爲熟悉。嘗爲雨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，同而修法則各不同。寧邑海在南面，離山既遠，塘外沙時坍漲，潮自東而西，不慮其平滿，而慮其方來，潮頭雖高，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，沙愈去則水愈近，塘而塘難保矣。古人修海寧塘，設立排樁木櫃之法，蓋用排樁以護沙，用木櫃以護排樁，皆於塘外着力，使沙日積，而水漸遠。迨潮至平滿，齊塘強弩之末，不穿魯縞，所以寧邑海塘，只用條石，不須過於長厚。惟審其捍禦之道，全在塘外也。鹽邑海在東面，離山甚近，塘外沙不坍漲，潮自下而高，不慮其排決，而慮其衝吸，石縫稍疏，則內土必隨潮滾出，土愈去則石無所附，而塘亦危矣。古人築海鹽塘，設立縱橫疊砌之法，蓋石大則負重難撼，水曲則勢緩易當，要於塘身着力，使土日固，而塘可久。倘石有欹斜墊堦，千金之堤潰於蟻穴，所以鹽邑海塘，不用小石，必須極其長厚，惟審察捍禦之道，全在塘身也。寧邑海塘，莫患於潮頭，逼塘入手，毫無阻攔，塘外日深，難於措手。鹽邑海塘，莫患於潮頭頂衝，修築務期堅固，餘外次衝，便易着力。至於大風沓潮，名爲海嘯，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。然古人慮之深矣。故寧邑海塘，內有六十里塘河，鹽邑海塘，內有白洋河，既以取土培塘，可使上塘常加堅厚，又以各路分消，不使海水灌入田畝，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。公關心桑梓，於海塘一事，講究不遺餘力。當時治海塘諸公，咸稱公之經濟，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，奉爲圭臬。故雍乾以來數十年，浙西無海患者，以此也。公諱訐，字言揚，別號宋齋，曾官溫州府學教授，年八十時，第三子存齋公，世倅以河南按察使，兼署布政使入覲，蒙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，御書「松柏堂」匾額，并人參貂皮寧絢等物，以賜公，并諭「爾父有德有壽，給他老人家歡喜，欽此」。公因自號歡喜老人，以志恩遇云。

吾家得道學之傳者，爲七世祖簡齋公，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，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，稱高足弟子。嘗論學在天地，有宗有翼，宗之者一人，翼之者數十人，所謂疏附後先也。堯舜去人，其間亦邇，禹皋

伊萊望散亦止略舉，以例其餘。顏曾既往，董韓未興，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，有宗無翼，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。於篇末無有兩嘆寓之，孟子之憂患深矣。有宋絕學既明，至考亭而集成，門徒甚盛，史不勝書。迄於元明之際，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，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，以逮柳黃吳宋之徒，莫不推究精微，張皇六藝，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，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？前明學脈，莫盛姚江，翼之者爲江右，爲淮南，爲東越，雖復功咎叢生，未流雜還，然而弊之所生，救之所始也。剝之寢微，復之寢昌也。吾學未嘗一日絕也。余攝齊蕺山、漳浦兩先生之門，原本考亭，追溯之濂溪二程，以達於孔孟，而一時門徒，未見有董裳黃幹之儔者，何其寥寥歟？公爲此言，意蓋自任也。至其深造自得，傾折前賢，絕不標奇樹幟，可以想見。論學非其人，勿輕談止談詩文，卽詩文亦不輕作。或問之曰：「以先生之學而爲詩文，必傳無疑也。」公不之應。吳志伊作十國春秋，公曰：「古人著書以爲法戒，十國春秋，人物乘時盜竊，皆出下中，何庸追述其行事乎？」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，尚不出小說伎倆，其評隲古今，不肯隨聲附和如此。與姚江黃徵君宗義同出蕺山之門，徵君曾爲公作傳，極推重之。公以拔貢入成均，終身不仕，歿祀一鄉賢。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，廩於庠，遭喪亂，敝屣棄之，窮居海濱，不改其樂。早年論學，於諸儒中最喜姚江。知行合一之說，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。後與祝淵孝廉遊蕺山先生門，奉「慎獨」之教，躬行實踐，重規疊矩。旣而祝殉難，以節顯，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。國變後，杜門息影，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。君子謂不異袁閔之士室也。其初所作詩文，清真大雅，寄托深遠，書法直逼鍾王，撫琴吹簫，時奏於山巔水涯，篆刻博奕，諸好無不工。自奉教誨，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，視爲害道而屏絕之。社集講會，以爲無益身心，亦婉辭不赴。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、學譜、葬論、喪俗家約諸書，其餘雜箸，不下數十萬言，皆藏於家。居母喪，手寫孝經百餘冊，以志痛。戚友爭寶藏之。簡齋公諱之間，乾初先生諱確。

吾家以詩書爲世澤，自有明中葉，承陳姓之後，代有聞人，人各有集，見於秀水錢警石、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。

者，不下萬卷焉。其尤以淹貫名者，爲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鐵，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。摩村公弱冠，卽擅文名。乾隆中，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，著作等身。晚年與金宗伯、桂錢方伯、嶼沙汪徵君、槐塘姚比部、羽峯傲洛社之會，龐眉鳩杖，花晨月夕，載酒湖山，留題殆遍。觀者目爲神仙中人。仲魚公賦性穎異，讀書過目成誦。嘉慶丙辰，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。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，以公名應舉，并手摹漢隸「孝廉」二字，以顏其居，復爲書「士鄉堂」額以贈。旋登戊午賢書，六上春官，後遂不復作出山計。歸築講舍於紫薇山麓，寢處其中，一以著書爲事。生平一無所好，獨於古名人書畫，不惜重價購之，所心賞者，鈐以二章，一肖己像，上題「仲魚」圖像，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：「得此書，費辛苦，後之人，其鑒我。」其志趣如此。所藏書最富，惜兵燹之後，皆散佚矣。

香泉太守，以書名天下，初不知其能畫也。同治癸酉，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，驚嘆精絕，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。余嘗嘆公政事爲書法所掩，今又嘆畫爲字掩也。至吾家以畫著者，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，而遊情繪事，工設色花鳥，人爭寶貴。至宛青太守，則兼以山水擅名。官禮部時，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，士嘗因疾延公於邸，出素箋曰：「聞先生山水名家，肯爲我作小景，以當枚乘七發乎？」評公畫爲在粗文、細沈之間，都下卒無其偶。其欽重如此。公又爲河間紀文達相國作「優鉢曇花圖」於曲臺，至今藝林傳爲佳話云。

余家自有明中葉，由高氏而承陳姓，迄今三百餘年，至嘉道之間，子姓日益繁衍，咸豐後，經粵匪之亂，溝壑之轉，四方之散，第宅焚毀，老成凋謝，宗族稍零替矣。迴溯此三百年間，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，在浙江推爲望族。道光年間，宣宗成皇帝猶有海寧陳家之論，則族望固久著矣。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。計自明正德以來，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，榜眼及第者二人，舉人一百有三人，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，徵召者十一人，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，宰相三人，尙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，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，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，祀「名宦」者十一人，祀「鄉賢」者八人，祀「昭忠」者五人。國史有傳者十三人。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，未易屈指。

數。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，三十年來，聞多有登科第，列仕版者；因譜牒未修，尙不能考。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，如仁和之張（雲）河南之司馬，或科第累世，或官至督撫（嘉慶年間有南河總督司馬某）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，至道光時再修，則已無從考證。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，尙稱族誼，而輩行則未能考，亦爲歎事。惟高氏則自有譜，自宋武烈王以下，世次炳然可序，故相值能舉輩數，聯伯叔兄弟之誼焉。夫吾宗渤海陳氏，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，而自明以至本朝，子姓繩繩振振若此，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。今雖遭亂而少衰，然爲子孫者，生聚教訓，可不亟思自奮，以迪前人光也哉？

文勤公自幼聞論「性命」之旨，輒形嚮往，潛心洛閩之書，旁及陸王，辨其同異得失，嘗輯學古錄，以備考鑒，釐爲六類，書高二尺，輯建中錄，以資政治，凡三十二卷。他如仁愛叢說，教習郭言學辨質疑，讀書管見，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，以及詩文雜著，凡已刻未刻，共二百餘冊。兵燹之後，家鄉已自無存，不知曲阜一支，尙有存焉者否？余在青浦，得公蒙恩予告紀恩，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，茲附錄之，以見威鳳之一羽云。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：「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，學行兼優，簡任綸扉，勤勞夙著，昨以年老懇請致仕，朕已允其所請，令於春融從容就道。並加太子太傅，以示褒嘉。茲當陛辭，倍深眷念，既賦詩一章，以寵其行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，令部院堂官往餞，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，馳驛回籍，仍按原品，在家食俸，俾資頤養。起程時，着在京官員祖送，歸途所過地方，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，俱着送迎。旋里之後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。俟家居一二年，自行酌量，精力尙健，仍可來京供職，用昭優眷。老臣至意，欽此！」臣跪讀之下，伏地慚惶，感泣叩恩。恭紀四首：「麗草高懸列宿寒，宸章捧出五雲端。九天韻入鐘鏞響，一字榮同華袞看。夙夜祇慚臣職負，江湖難忘主恩寬。淋漓聖製懸星日，渥澤常依墨海瀾。特勅堯廚出，尙方九重祖帳拜恩光。愧嘗全鼎鹽梅味，喜浥黃封雨露香。玉膳瓊尊來賜第，鸞班仙侶話歸航。東都門外分攜處，車騎還看溢道旁。綸扉竊祿廁班聯，老去長慚疏傳賢。歸橐更邀天府賜，投簪仍給大官錢。素絲自守青氈舊，

黃髮仍娛白社年；聖主施恩皆格外，匪頒直許到林泉。陛辭感激泣痕垂，春水抽帆去路遲。乘傳共看飛彩鶴，呼嵩還願拜彤墀。郊迎不計郵程遠，存問先邀天語慈。贏得都人傳盛事，衡門歸老太平時。」

乾隆丁丑嘉平月，蒙恩予告歸里，回憶歷朝受知之深，兼允微臣遂初之志，涓埃未報，慚感交并。敬賦長律六首：「早年占籍到蓬瀛，侍從三朝見太平。綵筆漫誇鸞掖貴，冰銜愧列玉堂清。春隨翠輦花飛岸，（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）秋度榆關月照營。（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，每秋彌禮成奉命出塞代請聖安）認得巢痕親切地，觚棱入夢涕縱橫。秋高深院鎖簾櫳，金榜曾觀列國風。鑑別每愁魚目混，搜羅敢信馬羣空。聖朝不棄葑菲體，臣節惟持清白衷。天語品題誠竊忝，愧將凡質比宗工。（世宗憲皇帝以世倌聲名比之李文貞，張文端遂擢侍講學士）戢影衡門服乍除，忽膺節鉞走軺車。河山十二雄東土，禮樂三千近聖居。差喜壁經尋舊迹，未成府海著新書。自知迂拙曾何補，削籍歸來好荷鋤。天心寬大沛新綸，宥過何期及小臣。乍許鳴騶趨柏府，旋邀轉漕出楓宸。百寮敢誦持綱紀，五禮寧堪重縉紳。更領冬官邦土職，河渠三策讓前人。（世倌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）宜麻黃紙禁中傳，政府俄登染御烟。卿月驤遷聯兩部，（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，遷除之速，素所未有，實叨異數）江鄉歸住只三年。（戊辰冬落職家居，辛未春聖駕南巡，復蒙起用）廣颺竊附明良會，獻納難酬雨露邊。聖主當陽全盛日，長同擊壤樂堯天。君恩浩蕩邱山重，臣病侵尋歲月催。拜表幾行含淚入，御批一道帶春來。獨蒙溫語憐烏鳥，（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，特蒙恩諭及之）更進崇階勵駑駘。歸載寵光誇父老，桑榆晚景荷栽培。」

戊寅仲春，將出都門，留別同朝六首：「追陪紫殿愧齊肩，心佩儀型十七年。燕國文章推巨手，鄴侯風度儼神仙。東華並馬趨鈴閣，西苑連茵侍御筵。齒序同朝慚最長，合先諸老賦歸田。」（留別省中諸閣老）「層霄斗極九天臨，履跡衣香在禁林。時論共推霖雨望，諸公須極歲寒心。每懷補職成虛願，愛聽嘉謨矢好音。豈戀江湖辭魏闕，羞將白髮玷華簪。」（留別九列諸鉅公）「著作聲華重帝廷，難忘風月是頭廳。九重載筆題仙籍，幾輩乘槎識使

星視草蓬池春爛漫，校書藜閣夜青燐；儒生結習心猶在，欲籍餘年老一經。」（留別翰林諸先生）「上苑花開聽鳳鳴，南司車過避驄行，漫持丹筆來先後，（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）每伏青蒲憶父兄。（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）已看霜容同鐵冷，仍期笑口比河清，竹塋梧掖縈歸夢，最愛臺垣有直聲。」（留別臺省諸先主）「鐵網頻張學海瀾，祇憑虔惕寸心丹，由來科目人爭重，即語文章報亦難，共勵松筠堅晚節，獨慚桃李屬春官，昇平努力期公等，老眼還將拂拭看。」（留別歷試諸君子）「來往長安六十年，（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，距今出都恰六十年）不辭青鬢換華顛，衣冠會比粉榆社，輦轂花明玳瑁筵。（兩浙海寧各有會館，每歲正月宴集同人）入耳纏綿鄉語熟，登堂几杖典型傳，（館內有三賢祠，春秋兩祀以報先德）春明門外柴車路，梓里情牽倍黯然。」（留別同里諸親族）

吳少村中丞昌壽，少負奇氣，踔厲風發，魁碩類武夫。與余居相距不里許，晨夕過從，相與角藝論文，間有不合，必反覆爭辯，時或攘臂大呼，驚動鄰里。遇契合相賞處，又復爲之叫絕。當鴛湖書院課時，每與沈西卿、筆山昆季及余醺釀數百文，至酒肆飲，噉杯盤狼藉，必罄盡以爲樂。如是者有年。道光甲辰，余銓金華校官，少村亦成進士，以知縣分發廣東，自是不相見矣。有人自粵中來者，傳其政聲卓然，有吳青天之號。比擢撫河南時，百姓號哭罷市，製萬民傘相送，至千有餘柄，即乞丐亦爲製傘。好官之名滿天下。然余懶於作書，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。同治丁卯，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，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，附輪舟赴粵。是日余在寓中，僮僕皆他出，忽聞庖人於門外，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，則曰有一類武官者，衣服弊陋，欲來求見，向索手本名帖，又復無有，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，而不肯道姓名。余急令延入，其人出曰：「官喚汝。」遂引之從側門入，則少村也。相見大喜。少村謂余曰：「足有風疾，請長揖不拜可乎？」余戲之曰：「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？」少村笑曰：「呼之入走角門，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？」遂彼此大笑。曰：「本欲即行登舟，因知君在此，故特走訪，帶來三僕，方打疊行李，不令隨行，而忘持拜。」

帖，乃致此窘。」又笑曰：「卽攜拜帖，而廣西巡撫手本，亦未具也。」遂縱譚良久。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？曰：「無他伎倆，惟實心任事，不要錢耳。」別去之際，相訂年逾六十，卽歸里同作洛社之會。乃抵粵未半載，遽爾騎箕。國家失此寶臣，朝野惜之。相傳少村歿後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，正欲午餐，忽捨箸起立，若爲接物者。繼又作拆信之狀，戚然曰：「吳中丞書也。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，仍邀我前往襄理。然昔在南方，帆檣甚便；今北路非車馬不可，此非我所習，奈何？」其家人曰：「聞吳中丞歿矣，安得來請？」曰：「中丞今已爲冥官。」家人曰：「何不辭之？」曰：「不能也。」曰：「盍禱於城隍神，請其代辭乎？」曰：「渠官甚尊，非城隍所能企及。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。」是夕，俞君卒。次日，某廚亦無病而亡。越五年，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。

慎庵名德承，浙之山陰人，居心仁恕，律身廉謹，胸中肫然粹然，不設城府。以簿尉起家，歷官州縣，所至有惠政。同治二年，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，以循良薦舉，特旨擢知府。數年間，署松江常州蘇州江寧鎮江府事，賢聲噪一時。辛未三月，由鎮江得代來蘇，臥病邸舍。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，以邑太繁劇，意不欲往。慎庵顧以大義相勸，蓋慎庵之季女，乃余長子婦也。五月，余將赴上海任，慎庵以病劇歸里。六月，慎庵卒。七月，兒子至紹弔喪，還縷述其臨歿情形。余爲之驚歎不已。初，慎庵以疾甚歸，歸後疾日以平，第精神疲乏，未能出戶耳。六月初旬晨起，謂眷屬曰：「帝命我作總管神，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，可速具筵款之。」家人聞之，疑信者半。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。大門距內室遠，慎庵室中忽怒曰：「四人皆官，遠來接我，奈何待以野鬼之禮？」促向中堂設席以享，乃可。衆懼從之。祭訖，屈指計曰：「二十日太促，二十二日辰時可矣。」越一日，又言：「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餞行，待以上官之禮，辭之不得。」云云。自是十餘日，舉動如常，亦無病狀。至二十二日，向辰，呼諸子，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。諸子惶遽以爲疾作，將呼醫，則槌牀怒曰：「我且死，豈醫者所能活乎？」比家人齊集，舉目周視一過，泊然而逝。與半月前所剋之期，絲毫不爽。於是蘇人曰：「錢公作我郡城隍矣！」常人亦曰：「錢公作我郡城隍矣！」今松江常州二府，思其舊德，

皆呈請祠「名宦」焉。先大夫嘗言，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，臨歿自書一聯云：「始笑生前，徒自苦耳；既知去處，亦復陶然。」以爲去來自如。嗚呼！若慎庵之自定死日，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？

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：康熙辛亥正月旦，先生夢至一公府，主者王侯冠服，降階迎揖，出片紙，非世間文字，不可識。謂先生曰：「此位屬公矣。」十二月朔，復夢數人來迎。先生書期日示之，故豫知時日，竟不爽。王簡公池北偶談，亦載其事。并記有浙僧水月者，能先知先生疾革，拏舟往詢，僧曰：「元旦夢告之矣，何必問？」老僧吳人，相傳先生作閩羅王云。余六世從祖諱容，永字直方，先生之壻也。順治甲午舉人，考選知縣，卒年僅二十有九。幼時爲冥官，每夜赴陰府治事，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，斬重於絞，於是皆以身試之。忽奉上帝命曰：「陳某心存愛人，特予晉秩。」於是金冠象簡，自稱小聖，與岳瀆大神無異。與閩汀黎媿曾甲午同年，嘗謂媿曾曰：「余知四世事，初爲蜀通判，子苦嫡母嚴，商於外，母死乃得歸，再世爲王孫，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，一日放參，有婦女羣過，偶一見，遂墮落至此。八歲時，從家大人入寺，一見恍然，齋房徑路，皆爲記識。今雖爲宰相子，後世愈下矣。」事載徐季方見聞錄。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「百口風波大，三生夢寐真」之句，蓋指其事也。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，乾隆乙未科進士，歷知江蘇金山、蕭縣、婁縣、甘泉、高郵州、升海門。同知海門之設學額，自公詳請奏定，所蒞之處，均循聲卓著。在海門得疾，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。卒之夕，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，大小數百，充塞街巷，而公奄逝矣。因記少村慎庵爲神事，故並書之。

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續，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。先大夫官福建，先生官浙江之青村，場鹽大使，不通問問者四十年。道光癸卯，先大夫里居，於書肆中，遇先生鬚髮皓然，各不相識。互詢姓名，乃相持大喜。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，以年老乞休，欲於郡城覓屋暫住。先大夫遂留館之。先生忠厚慈祥，待人和藹，年雖七旬，而意興如少年。余兄弟侍之，每劇譚諧語，至丙夜不肯休。工書善畫，以意創爲箸畫。其法濡紙令稍濕，蘸墨於箸，任意揮灑，雲煙滅沒，有